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情感的亞洲」專題導言

Introduction to "Feeling Asia: Memories, Metaphors and Modernity"

doi:10.6752/JCS.201109\_(12).0001

文化研究, (12), 2011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2), 2011

作者/Author: 王智明

頁數/Page: 8-1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1/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109\\_\(12\).0001](http://dx.doi.org/10.6752/JCS.201109_(12).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情感的亞洲」專題導言

Introduction to

“Feeling Asia: Memories, Metaphors and Modernity”

我猜想，在歐洲，一個有水平的知識分子，恐怕不會不諳國界毗連的鄰國的語言。但是，中日之間（可以再加上韓國）根本不存在這種情況。

——坂井洋史<sup>1</sup>

所謂思想，並不是來自外界的贈與，而是在我們所處的狀況之中，我們如何面對狀況，是我們主體性行為的座標。思想還包括我們如何把握和對應狀況，這樣，恐怕也可以說，思想也賴以生存於個人感情的世界。所以，我要訴說我的思想，如果略去了營構感情世界的某種要素，我就不知從何說起。

——岡本惠德<sup>2</sup>

上個世紀末，在冷戰格局逐漸解構以及資本主義席捲全球的過程中，東亞的知識分子重新拾起了「亞洲」這個問題。爲了對抗美國後冷戰霸權部署以及資本主義市場想像所形成的思想制約，東亞知識分子企圖在區域整合的浪潮中重新集結，跨越語言與國界，協力建構一套關於自我的敘述與論述。這套關於自我的敘述與論述就是所謂的「東亞論述」。<sup>3</sup>「東亞論述」的出現一定程度上來自於東亞知識分子想要掙脫與回應西方亞洲研究所設下的意識型態框架，並從本土歷史與文化的流動體察中去追索與重建一個可以被分享的亞洲，以重新理解亞洲之於世界史與國族史的意義。這樣的努力不僅僅呼應了薩依德(Edward Said)所批判的「東方主義」邏輯，更希望藉著「亞洲」這個載體和隱喻，推動東亞批判知識分子的交流與連帶，並在思想譜系

---

1 坂井洋史，〈爲了圍繞「現代」的對話之開端〉，《熱風學術》第四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262。

2 岡本惠德，〈水平軸思想：關於沖繩的「共同體意識」〉，《熱風學術》第四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290-291。

3 Kuan-hsing Chen and Beng-huat Chua, “An Introduction,”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1 (2000): 9-12.

的層次上去認識與分享亞洲各國如何經驗、適應以及超克現代的歷史過程。然而，這樣的工作是高度困難的，也遭遇了多方的質疑。這不僅僅是因為地理上的亞洲幅員遼闊，內部語言與文化分歧，更是因為亞洲的形成除了面對了西方殖民力量的干擾，更充滿著方方面面的衝突與矛盾。「亞洲」是什麼，如何又何時是一個共同體，遂成為思想亞洲最難解，卻又無法繞過的問題。

中國歷史學家葛兆光在近作《宅茲中國》（台北：聯經，2010）中便提出了這樣的質疑：

從歷史上看，亞洲何以能夠成為，或者什麼時候可以成為一個可以互相認同、有共同歷史淵源、擁有共同「他者」（歐美或西方）的文化，知識和歷史甚至是政治共同體？……就是在所謂東亞，即中國、朝鮮和日本，何時、何人曾經認同這樣一個「空間」，承認過一個歷史？「亞洲」究竟是一個需要想像和建構的共同體，還是一個已經被認同了的共同體？(11-12)

對葛兆光來說，「亞洲一體」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從中國歷史的觀點來看，「如果說這個『東亞』真的存在，恐怕只是17世紀中葉以前的事情」（168）。在那之前，朝鮮與日本對中華文化還具仰慕之情，漢唐盛世也的確營造了一個萬邦來朝的天下體系。然而，西方勢力於17世紀進入亞洲之後，這個曾是文化共同體的「東亞」便漸漸解體，中華帝國逐步成為在殖民主義威脅下勉力救亡圖存的民族國家。因此，19世紀末興起的「亞洲主義」不過是日本的一相情願，是明治維新成功現代化以後，日本企圖擺脫朝貢體制以求與西方平起平坐的帝國修辭。葛兆光認為：

本來中國的地理觀念中，就沒有「亞洲」或「亞細亞」的意識，而只有「中朝」與「四裔」的觀念，直到近代接受西方地理學的空間說法，才有「亞洲」的意識，但是這種地理學意義認知，卻與政治學意義上的認同無關，這除了華夷觀念和朝貢體制的歷史記憶滯留外，現實的原因很簡單，在以國族為基礎的思考框架下，既不願意作為被日本牽著鼻子走的附庸，又不能認同這種想像的，沒有歷史與文化基礎的「亞洲」為政治與文化的共同空間。(181)

雖然葛兆光在書裡介紹了不少東亞文化交流與傳播的例子，他念茲在茲的還是「中國」在文化與政治傳承上的延續性與一體性，東亞

或亞洲，對他而言，只是中國的周邊，其功能並非是要去鬆動中國既有僵固的一統想像，而是去強化中國在亞洲的中心性。他對亞洲主義的全盤否認以及對東亞共同體的部分接受，恰恰凸顯了內在於亞洲想像裡交織而矛盾的情感內核，以及帝國征服與民族獨立的持續拉扯與層疊互構。葛兆光極度中國本位的邏輯與思考同時展現了思想亞洲的困難與重要。如果國族史的觀點僅僅是在過去政權與文明的遞嬗中，尋找合理化當下政治與文化建制的理由，那麼我們更需要調動想像與思維的能力，在歷史的幽微陰暗處尋找放逐、消音與掩蓋的痕跡，在彼此一次次的貼近與錯身中體察思想的動能與情感的深度。如果說亞洲想像裡有著太多的恩怨與警惕，因而不可能有什麼亞洲的認同（葛兆光語）的話，那麼提出「情感的亞洲」的目的就在於開展思考亞洲的不同路徑，在超越國族歷史的同時，面對與清理交互纏繞的國族情感與現代性道路，重新體察與表述「亞細亞」的心情與奧義。

處於這個層疊而糾結的區域想像裡，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麼樣的情感、歷史、記憶與責任，使得我們總是不得不想像亞洲？如果亞洲不只是他者的名字，那麼我們如何在亞洲內部感知亞洲？如何在跨語與失語、在記憶與失憶、在離鄉與還鄉、在欲望與失望之間求同存異，表述那實像與虛像並置的複義亞洲？如果亞洲是一個（無法）交流的平台的話，我們如何在這個（不）可能當中反省歷史與記憶的差異，清理責任、期待和平，進而尋找情感連結的可能與平等交往的方式。具體而言，不同在地的社群（東北亞、東南亞、南亞與西亞），該如何理解、溝通與轉化「亞洲」背負的複雜情感與關係？

這個專題很幸運地集結了三篇文章與一個論壇來進行一次情感的探索。三篇文章分別從記憶、隱喻與現代性不同的側重點來貼近亞洲的意義，論壇則藉著中國作家張承志的近作《敬重與惜別——致日本》來掌握作為心情的亞細亞。朱惠足藉著討論台灣與沖繩兩地作家關於戰爭記憶的作品，提醒我們記憶本身即是戰場。在這些作品裡，記憶的並列與交鋒不是為了肯認國族的情感；恰恰相反，是國族歷史壓抑了潛藏於生命基底的創傷記憶，使得故事主角的生命在歷史進展的過程中無可逆轉的扭曲變形。透過細緻的文本分析並對照當前東亞

airiti

的戰後狀況，朱惠足讓我們看到，在類似的記憶壓抑與回返裡同時包蘊著台灣與沖繩「非國家連帶」的歷史條件，並指向一個修復性與反思性的亞洲想像。張慧瑜對《南京！南京！》的評論則帶我們回到亞洲想像的創傷現場，思考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如何在新一代中國導演陸川的演繹裡映照著中國崛起的思維。透過魯迅幻燈片事件的提喻，張慧瑜提醒我們《南京！南京！》如何曖昧地再現了「亞洲／現代性」的傷口，以及彌合中日戰爭創傷和在中國思考亞洲的困難。李明皓的展評則將亞洲的思考拉向一個移民的側面，藉著評論旅居加拿大溫哥華的中國藝術家顧雄的裝置藝術《匯集成河》，高度理論性地指出「亞洲」一詞的隱喻性。在西方的語境裡，李明皓分析，亞洲總是被某些特定的隱喻再現著：這些隱喻承載著人本主義的思維以及亞洲離散的歷史，並將亞洲離散展演為加拿大華裔學者曹美寶(Lily Cho)稱之為「構成主體的迫離悲情」(constitutive sadness of dislocation)。因此，關於亞洲的種種隱喻不僅是情感交鋒的現場，更折射出種族主義邊境管制下人性的扭曲與複雜。李明皓的觀察揭示了亞洲想像必須不斷與之抗衡的種族思維，也突出了亞洲一詞所承載的情感強度。中國作家張承志在《敬重與惜別——致日本》裡突出了「亞細亞的心情」的主旋律，也從而開啓了一個感知亞洲的新方向。論壇的引言與討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此書的「讀後感」，但是它們認真思索著亞細亞主義的情感與義理，儘管這樣的嘗試無可避免地遭遇了情感的局限與知識的困境。例如林淑芬就坦承：對中國與日本近代的認識不足、民衆在張承志寫作中的缺席，以及台灣在亞洲內的邊緣位置，都形成了理解此書的難處。藍弘岳則指出，在台灣，亞洲想像未必是左翼的，反而可能與美日同盟的冷戰意識型態更為相合；在日本，亞細亞主義則在1970年代走向極端暴力，這些狀況都造成了重新理解「亞細亞」的困難。汪宏倫則尖銳地指出，亞洲想像的討論過度側重東亞，聚焦中日，反而可能落入國族框架的危險而不自知。他提出兩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台灣所感知的亞洲只是中國和日本嗎？是不是台灣要去感知亞洲只能透過中國和日本呢？

這些情感的局限與知識的困境也反映在這個小專題的組成上。

當然，亞洲不只是中國、日本、韓國這幾個東亞國家，我們感知到的亞洲同時還包括了海外的華人社群、紛擾的西亞與中亞、新興中的南亞，以及已經成為台灣社會一部分的東南亞移工。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目前能夠提供思想資源以感知亞洲的還是中日兩國。語言與知識的困境於是成為我們情感的局限，這些局限自然也制約著我們的亞洲想像。然而，亞洲不是固著不變的。從情感出發，正是因為我們相信思想與情感不可分割，亞洲的大小樣貌與我們情感投資的方向息息相關。問題不在於我們的情感與知識有所局限，而在於我們面對局限時的態度與作法，以及我們是否能夠在語言與知識上創造出超越局限的條件。將身體與情感投入亞洲，面對自身的極限，或許是這個小專題最重要的意義。

筆者感謝劉雅芳與阮芸妍；他們在2010年8月發起的讀書會，促成了後來的「敬重與惜別」討論會。也感謝明皓、慧瑜與惠足的來稿，以及明偉、淑芬、弘岳、宏倫、如音以及宋堯璽的參與。堯璽的發言與文章讓我們對張承志在中國文壇上的重量與發言位置有了更深入的認識。最後，陳光興多年來身體力行、領頭示範，將亞洲帶進台灣，也幫助許多的學生與學者走進亞洲。我要特別致上謝意與敬意。

王智明